

「我們會處理它」：為什麼超過百名學生會領導要求拜登取消聯邦學生債務

駐芝加哥辦事處教育組

早在踏入大學校園之前，Caren Yap 就已經開始考慮如何她要如何負擔高等教育費用。當她還是高一學生的時候，她的一位老師告訴她的同學，即便在他已經大學畢業 25 年後，他仍然在償還學生貸款。而今，Yap 是拉斯維加斯內華達大學(University of Nevada at Las Vegas)的學生會主席，並且是連署呼籲拜登政府取消聯邦學生貸款債務的 111 名學生機構領導人之一。這封信督促拜登總統思考取消債務將可能促進種族平等、刺激經濟復甦和鼓勵教育機會。

全美約有 4300 萬人承擔著 1.5 萬億美元的學生債務。研究表明，這些債務對於非白人的借款人畢業後拖累最大。於 2019 年的一份報告中發現，在進入大學 20 年後，數據中位於中位數(median)區間的白人借款人可以償還 94% 的債務，但黑人群體中，位於中位數區間的黑人借款人仍欠下 95% 的債務。女性則占有全國學生貸款債務中的極高比例，尤其黑人女性在學士學位持有者中的平均債務最多。

雖然拜登曾表示他將為每個借款人取消 1 萬美元的聯邦學生債務，但在他上任一年多後還未兌現這項承諾。拜登沒有像學生領袖們督促一般使用他的行政權力來減輕學生債務，而是表示他正在等待國會採取行動，並對他是否能為此目的行使行政權力的能力表示懷疑。

這封信要求完全取消聯邦學生貸款債務。但許多簽署人表示可能需要逐步取消債務。儘管如此，即便是拜登承諾的減輕每人 1 萬元的債務也可能產生極大的影響——大約三分之一的聯邦學生貸款借款人的債務不到 1 萬美元。華盛頓大學聖路易斯分校學生會主席暨信函的另一位組織者 Ranen Miao 表示：「這對我們的社會有好處」，因為可以「確保孩子們在畢業後的 20 年、30 年、40 年內不被債務所束縛——這將推遲他們創業、成立非營利組織、組建家庭、去做認為是他們美國夢一部分的所有事情。」

儘管范德比大學學生會主席 Hannah Bruns 擁有全額獎學金可以

抵免學費，但她仍需支付食宿等費用。且在范德比，大學生通常需要住在校園裡——這些費用每年可能高達 2 萬美元。Bruns 說，雖然她的父母提供了幫助，但他們也在資助她哥哥的碩士學位。儘管她有一份工作且獲得了住在校外的許可，但她仍然不得不貸款。她說：「我知道我可能會在差不多有了孩子之後還清學生債務，但這讓我開始意識到有多少人真的被學生債務阻礙了他們的發展。有些人在 50 多歲或 60 多歲前還清大學學費——但有些人在臨死之際仍然欠著為了上大學而貸的債款。如果人們背負這麼多的債務，你要怎麼期待他們能真正追求他們的夢想？」

德州大學聖安東尼奧分校學生會主席 Jose Escobedo 也是聯邦學生債務借款人之一：「雖然我負債累累，但是我可能還算貸得比較少的，因為我就讀大學提供的經濟援助還算不錯……我只能想像其他學生畢業以後得做什麼才能償還債務。」Escobedo 說，他承認說服拜登政府消除聯邦學生債務將是一場艱難的戰鬥：「往現實一點想，這可能不是這屆甚至下一屆政府可以處理的事情。但我希望我這一代人——如果真的到那個地步——至少在輪到我們的時候可以處理它、停止它。」

撰稿人/譯稿人：Sahalie Donaldson / Pei-Jung Li

資料來源：2021 年 1 月 21 日，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